

偷 换后

千秋雪◎著

不羡生生世世，凤配凰，
但求三生三世，人一双。
纵使偷天换日，
也换不掉执执念爱恋之心。
世上最深的痛是我爱你，
却无法保护你……

TOU GONG
HUAN HOU

温香如玉阴毒帝王PK
孤傲邪冷王室狼君

最痴缠带毒之宠，最深沉倾世之恋，
最催泪三生之约，撼动三国苍穹！

错上龙床，良缘难复；
逆天红颜，沦为玩物。
美人如棋，步步惊心；
拈手江山，媚妃难求。

实力派古言
畅销作者【千秋雪】
数年沉积最暖虐
深情倾世之作！

愿与卿相知，长命无绝衰……



偷
換
后
宮

千秋雪◎著

TOU GONG
HUAN HOU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偷宫换后 / 千秋雪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03

ISBN 978-7-5438-9115-9

I. ①偷… II. ①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7535号

偷宫换后

编 著 者 千秋雪

责任编辑 夏新军

特约编辑 非 蓝

总 策 划 周 政

执行总策划 王雄成 杨小刀

封面设计 彭意明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9115-9

定 价 21.80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目录

【卷一·纵使相逢应不识】

第一章 相见时难…… 002

第二章 情不由衷…… 017

第三章 不堪回首…… 033

第四章 君心难测…… 049

【卷二·桃源望断无寻路】

第五章 出宫重生…… 068

第六章 难舍帝情…… 079

第七章 帝宫之乱…… 090

第八章 天阙逆反…… 103

目录

【卷三·山长水阔知何处】

第九章 睿王平叛····· 115

第十章 睿府情乱····· 127

第十一章 火祭清妃····· 140

第十二章 离京虐情····· 157

第十三章 情窦初开····· 171

第十四章 再陷危机····· 185

第十五章 险中炼情····· 197

第十六章 她的回忆····· 207

第十七章 执子之手····· 233

纵使相逢应不识

【卷一】



第一章 相见时难

封妃大典

车玥国嘉元二十三年。

今日，是帝王的封妃大典。

乾和殿前，身着黄马褂的亲卫军整齐地列队在大殿的两侧，由殿内一直延伸到殿外，个个手中的长枪之上皆缀以红绸流苏，威严而喜庆。无论从奢华程度还是排场气度上看，都丝毫不亚于若干年前的封后大典。

然而，吉时已到，却不见了清妃娘娘。

“报——”一小太监急匆匆而入，“禀皇上，清妃娘娘不在清漪殿。”

“什么？！清漪殿的奴才怎么说，清妃何时离殿？”封寄沚眉心紧蹙。

“清……清漪殿的奴才……也都不见了……”小太监冷汗涔涔地回禀。

众亲王贵胄莫不交头窃语——封妃大典却不见了娘娘？这清妃果然是被宠坏了！

封寄沚额头的青筋跳了跳：“找！还愣着干什么！马上派人去给朕找！就算把皇宫翻过来，也要给朕找到！”

“是！”小太监飞快地起身往殿外跑，哪知刚到殿门口，便“哇”的一声，吓得调头跑了回来，手指着大殿之外，面无人色：“皇、皇上，清、清妃她、她、她……”

殿外传来一声惊叫：“让开！快让开——”

封寄沚顿时大惊失色，几步跨下龙阶，大步冲向殿外，大臣们浩浩荡荡地紧随其后。

又发生什么事了？

却见一只白色大鹏从天而降，背负日光，急速滑翔，并随着风力直冲乾和殿而来，殿前整齐威仪的亲卫军顿时方寸大乱。

不，这哪里是大鹏，分明是一个身负白色羽翅的绝色女子！

不远处，一群大呼小叫的奴才连滚带爬地追在她的身后：“娘娘小心啊！娘娘——”

眼见就要撞上乾和殿前的朱红龙柱，沚清漩吓得惊叫一声，小手一松，脱翅而坠，粉色的身影在空中飘旋出唯美的弧线。

“小漩儿！”明黄的身影一闪，在那抹粉红落地之前，将她揽入怀中。

沚清漩顺势勾住封寄沚的脖子，笑得一脸灿烂：“参见皇帝哥哥！”

这小丫头是故意的！

“胡闹！”封寄沚蹙眉责备。

沚清漩却笑靥如花：“启禀皇帝哥哥，小漩儿思君情切，所以负翼前来，不知思君之罪，该如何惩罚？”

封寄沚放下怀中女子，无奈轻叹：“既然思君，为何过了吉时还不来？还有，为何不穿朕给你准备的衣服？”

虽然这一身粉藕衣裙将她衬得清新绝艳，但哪有封妃大典却不着凤冠霞帔的，太不合礼仪了！

沚清漩粲然一笑：“我不要和她们一样，我要做皇上的独一无二！”

满座文武集体抽气再抽气——人间居然有如此美人！

她纯净恬然，不含半点凡尘烟火的气息，似乎多看一眼便是亵渎；但当她水眸微转，嫣然一笑之时，又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姹紫嫣红之中，妖娆绝伦。

一颦一笑间，便将清纯与妖娆融合到极致。

怪不得皇帝愿将自己名中的“沚”字赐予她为姓。





怪不得皇帝为了她冷落各宫，几乎夜夜独寝清漩殿。

怪不得皇帝将她深藏于清漩殿中，不许任何人踏入殿中半步。

原来如此！

众人还沉浸在一片波光潋滟之中无法回神，皇帝已执了她的手走向龙阶之上。

小太监高声宣道：“封妃大典开始——”

“慢着！”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在殿外突然响起，所有人不由惊愕地转头看向殿外。

谁敢如此大胆，居然在皇帝的封妃大殿之上捣乱？

淡淡的阳光从大殿外斜斜地照了进来，他逆光而来，脚步急促，一身黑色的戎装即使在阳光下仍显得孤傲邪冷，带着几分神秘，浑然天成一股王者之气，尤其是他那双眸子，冷峻清寒，令人莫敢正视。

众人哑然，再度抽气。

睿、睿亲王？！

他居然回京了？！

无视众人惊骇的目光，睿亲王封曜轩笔直地走向泚清漩。

泚清漩原本还在疑惑，干吗都是一副大白天见鬼的模样？哪知一扭头看到那个男人正目中无人地冲着她走来。

泚清漩下意识地闪躲到封寄泚的身后，只露出一双清莹美眸。

她在躲他！封曜轩脚步一顿，目光似乎在瞬间更加阴鸷了。

封寄泚神色微变，但只是一瞬，便恢复如常，他大步上前迎道：“轩弟！你终于回来了！这几年在燿铺关可好？”

“不劳皇帝费心，臣弟一切安好。”封曜轩的声音冷如冰，不带丝毫的敬畏。

封寄泚却并不在意，只是笑道：“今日是朕的封妃大典，她已是你的新嫂子，你来晚了，该罚酒一杯！”

来晚了……

封曜轩似乎在听到“新嫂”二字之时，身子微微一僵，继而冷笑：“皇上在这个时候封妃，似乎不太合适吧？”

顿时，大殿之内响起一片窃窃私语之声。

这人好大的胆子！泚清漩终于忍不住了：“你凭什么对皇帝哥哥指手画脚！”

封曜轩的目光倏然一阵清寒，唇角勾起一抹邪冷之气，这似笑非笑的模样反而让人觉得更可怕，仿佛泚清漩做了什么天大的错事一般。

“小漩儿！”封寄沚轻喝一声，沚清漩于是乖乖地闭了嘴，只是目光挑衅地上下打量着封曜轩，细看才发现，这人与皇帝倒有七八分相似，只是气质不同，这个人的气质太邪太冷太桀骜，不似封寄沚内敛庄重，温润如玉。

“小漩儿还是小孩子心性，轩弟不要放在心上。”封寄沚道，“你的意思朕明白，不过而今小漩儿自愿为妃，天下皆知，我想，轩弟也一定会为朕和小漩儿祝福吧？小路子，赐酒！”

“是！”小路子捧着酒盅匆匆而上，“睿亲王请……”

封曜轩目光疏冷地扫了一眼小路子手中的酒杯，却未饮。

沚清漩是看不惯他那副清高傲气的模样！

沚清漩歪着头瞅了一眼小路子手中的酒盅，轻描淡写道：“不知是睿亲王大还是皇上大？”

此话一出，大殿之中连抽气之声都没了。

安静，可怕的安静。

封寄沚执起她的手：“小漩儿，不许胡说。”

“你愿意？”封曜轩唇角那抹邪冷之气更甚，阴寒的目光中浮起几分凛冽的自嘲，他用一种让沚清漩无法看懂的眼神深深看了她一眼，拂袖而去。

封寄沚轻叹：“小路子，传朕旨意，轩弟舟车劳顿，命御厨房备上美酒佳肴送去伺候。”

“遵旨！”小路子冲身后的小太监使了一个眼色，小太监匆匆离去。

在封寄沚的目光示意下，小路子高声道：“封妃大典开始——”

随着喜乐的奏响，一切终于恢复了平静。

沚清漩的贴身丫鬟玉涵在目睹了一切之后，瞒含悲悯地看了一眼沚清漩，垂眸低首，相随在沚清漩身后伺候。

侍寝之夜

直到帝妃离去，一双灼灼的双眸依然凝望着他们消失的方向，目光片刻不移。

看着封弘连肆无忌惮的目光，丞相萧骏山冷笑着：“听闻王爷爱美姬，可惜这个女人，王爷碰不得。”

封弘连这才收回贪恋的目光，微微一笑，微倾身子，凑到萧骏山的耳边轻佻低





言：“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丞相你不会懂这其中妙处！”

说罢，扬声大笑而去。

萧骏山不屑地冷冷一哼，往相反的方向走去。

此刻，阳光已被乌云遮蔽，冷风阵阵满庭，暴风雨即将来临。

所有人心中都有一个未敢明说的疑惑：封曜轩自三年前受封离京平乱，战攻赫赫，素有战神之名，皇帝曾连下五道圣旨命封曜轩回京受赏，封曜轩皆抗旨不归，而今归来，就是为了这个？

蹊跷啊蹊跷！

封妃之夜，天阙殿内红烛摇曳，合卺酒一喝，沚清漩一如既往的沾酒必醉。

看着晕睡在他怀中的人儿，封寄沚抬手缓缓抚摸着沚清漩的小脸，指腹所到之处，无不旖旎柔情。

雨，倾盆如注。一道犀利的闪电划过幽暗的天空。伴随着闪电，一道黑影闪电般地落到了窗内。

“皇上。”

一声低呼让封寄沚拉回了思绪。

封寄沚身子一震，温煦的目光开始一点一点下沉，似乎纠结着无尽的情绪。

黑衣人再一次开口：“皇上，一切都准备妥当，万无一失，还请皇上速速决断。”

封寄沚紧握着沚清漩的手没舍得放开：“你可知道，他不同于普通人，一般的药对他没用。”

“皇上请放心，我们筹谋已久，又能出其不意。而今他已饮下‘含香’，无论今夜发生什么，明日一早，他必定都忘记得一干二净。”黑衣人言之凿凿，信心十足。

忘记得一干二净吗？但愿吧！

封寄沚最后看了一眼怀中的人儿，艰难地闭上眼：“去吧。”

“是！”黑衣人用被褥裹住已沉醉的沚清漩，一个跃身，带着沚清漩消失在雨夜之中。

雨，越下越大，浓浓的雨雾之中，一道黑影以极快的速度消失在御花园的深处。

不同寻常的凉意让沚清漩从醉意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在一个黄幔四垂的大床之上，红烛的光透过窗幔影影绰绰地散了进来。她意识迷蒙地揉了揉眼，可是面前的一切又如梦似幻，看不真切。

“皇帝哥哥？”沚清漩想开口，却发现喉咙如火烧一般，说不出话来。

黑衣人本已转身离开，听到帐内的声响，脚步一顿，森然的眸光中浮动起几分奸邪的笑意，随即飞身而去。

须臾，一个高大的身影踩着踉跄的步伐缓缓而入，一道闪电在他的身后划下长长的痕迹，很快又消失不见，只剩下幽黑的天际。

就在这时，一阵凉风吹过，红烛熄灭，四下一片幽暗静寂。床角一侧，一颗夜明珠在这幽暗之中点亮了一片蒙眬的旖旎。

那男子的目光倏然一冷，怒气渐起，踏着微微凌乱的步伐，大步上前。

大手撩开帘幔，眼前的景象显然让他狠狠一滞。

夜明珠泛起的柔和光晕下，床上的人儿正在半睡半醒之间无力地呻吟着，酡红的小脸在粉色衣衫的映衬下显得更加香艳动人。

半分清醒半分醉，无意中透露的几分无邪与无助，足以燎燃一切欲望。

男子伸出手，轻轻抚上她的小脸，掌心下细腻的触感让男子的瞳眸顿时点燃了两簇火，被尘封在心底的某种柔软在倏然间丝丝地泄流而出：“烟儿……”

男子掌心的粗茧轻轻抚过沚清漩的小脸，陌生的触感让沚清漩扭头避开，可是那掌心的温度却又让她情不自禁地偎依了过来。

掌心的柔软和细腻让男子的身子顿时一僵，一股前所未有的热潮在瞬间奔向了全身，并沸腾不已。

酒壶砰然落地。

遽然的目光如同着了火，有一种不受控制的东西正在体内澎湃肆意，并迅速蔓延，瞬间吞噬了他的理智。

他弯下腰，在那渴望已久的粉唇之上轻啄着，小心翼翼。

唇下温软的触感和萦绕在鼻端的如婴儿般的清甜让他心中某处紧锁的东西砰的一声，崩裂了。只是瞬间，已不再是浅啄可以满足他了。

犹如干涸已久的鱼儿终于觅到了清泉流水，他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极尽地张扬喧嚣。

他，渴望得到更多。

沚清漩哪里能承受这般汹涌的热情，顿时身子一窒，连呼吸都忘记了，就在她几乎要窒息的时候，男子终于抬起了头。

但，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粉色的衣裳在他粗犷的掌下碎裂成蝶，飞舞了一地，散乱的黑发如瀑布般倾洒





着迷醉，幽幽的寒夜荡漾起醉人心弦的呻吟……

乱了，乱了。

沁清漩在迷乱中睁开眼，依稀间，仿佛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今日，是她第一个侍寝之夜。

沁清漩不由唇角微扬，轻轻揽住男儿的腰。

这无声的回应如同一把烈火，燃烧了最后一丝理智……

突然一阵撕裂的疼痛，沁清漩情不自禁地扬起头，呻吟出声，指尖深深地陷入男子的腰际。

意外的阻滞震得男子愕然一惊，大脑有了瞬间的清明，她居然还是处子！

一阵狂喜铺天盖地，顿时席卷了他所有的意识，虽然心中闪过一丝疑惑，但此刻，哪里还容得下他思考，从未有过的激情在他的体内疯狂地叫嚣着，强烈地渴望索取更多。

黄纱帐幔隔住了满室春色，在夜明珠幽魅的光晕下中跌宕出激情的旋律。

寒冷，不再。

暴风雨依旧。

天阙宫还在一片红烛摇曳之中，在宁静的殿阁后的小花园里，封寄沁独自立于倾盆大雨之下，狂风卷起他明黄的衣角，他却一动不动，早已湿透的龙袖之下，双拳紧握，手指深深扣入掌心。

远方，一道闪电划过，封寄沁的眼眸一沉，突然屈膝跪地，他一拳重重地捶打在地面之上，飞泥四溅，在他俊美的脸庞上，暴雨无情地拍打着他的头，再顺着他俊美的脸庞滑落，洗清了脸上的泥渍，蜿蜒而下的，分不清是雨，是泪。

有一种汹涌而刻骨的痛，如闪电一般，痛彻心扉——小漩儿，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小雪之死

一夜风雨，换来了第二天的艳阳高照。这可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沁清漩却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才悠悠转醒。

动了动酸疼的身子，好累……

“主子，您醒了？”玉涵笑盈盈地凑了过来。

玉涵是沚清璇的贴身丫鬟，二人一起长大，玉涵年纪居长，沚清璇自幼居于深宫，除了皇帝没别的亲人，所以和玉涵情同姐妹。

“什么时辰了？皇上呢？”

“未时了，皇上正和迟统领在御书房议事呢，这是皇上特意吩咐御医为您煎的药。”玉涵笑咪咪地接过小太监递来的汤药。

迟谨淇？那个总是拿一双饱含怨恨的眼瞪她的禁军护卫统领？

“他不是去西山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最主要的是，他每一次回来，皇帝都要忙上好几天，独与他在一起，谁也不见。

“谁知道呢，这个迟谨淇总是神神秘秘的，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没个谱儿，主子，别管他了，药都快凉了。”

玉涵将汤药送到沚清璇的面前。

“不要喝！我昨儿又没做噩梦。”南宫太医医术超群，可惜他的药总是太苦！

“这一回不苦，真的！”玉涵看透了沚清璇的心思，笑道，“皇上说了，这药可不是治梦魇之症的，而是可以让主子早日怀上龙子的送子汤！皇上说，知道娘娘怕苦，所以特意加了蜜枣儿，不信您尝尝！”

想到昨夜的疯狂，沚清璇红了脸，尝了尝汤药，果然是甜的。

见沚清璇终于肯喝药了，玉涵得意地扬了扬眉：“只要主子早早怀上小龙子，看谁还敢在主子背后说主子的坏话！”

沚清璇的眸光一抬，玉涵顿时捂住了嘴。

“玉涵，给我讲讲新鲜事儿。”沚清璇放下药碗，兴致昂扬地一边吃起蜜饯，一边笑盈盈地瞅着玉涵。

“啊？其实……也没什么啦。”在沚清璇悠悠的目光下，玉涵的小脸上哭也不是，笑也不是，都怪她自己一时嘴快……

“好了好了，我说就是了，听说宫里人都在传，容妃和德妃不过是一夕恩宠，就分别有了二皇子和三皇子，可娘娘霸着皇上这么久，也不见有龙子……”

在外人看来，封寄沚夜夜独宿清璇殿，其实在昨夜之前，封寄沚从未碰过她，因为他一直说，要等她长大。

沚清璇挑了挑眉，不怒反笑，笑得一脸灿烂，笑得玉涵头皮发麻，一直也拿不准她的主子在想什么。就在这时，突闻殿外一声凄切的啼哭。

“主子，主子，不好了，小雪她、她死啦！”小丫头英儿一边抹着泪一边跑了进来。





“什么？”小雪是她清漩殿的丫鬟，感情虽不及玉涵，却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泚清漩倏然起身：“昨日还好好的，怎么会死呢？”

“回娘娘，小雪她早早地就说要去御花园帮娘娘采泡茶用的露水，哪知一去不回，我这才差了人去找，却不想……不想……在寒夕洞外看到了小雪的尸体……太医说，颈骨断裂，是……是被人掐死的……”

“寒夕洞？”宫里有这个地方吗？为什么从未听说过？泚清漩蹙眉。

玉涵忙冲着英儿摇头，英儿却嘴快地说道：“就是睿亲王练功的地方，奴婢听说，以前有丫鬟不小心闯入寒夕洞，被睿亲王生生地掐断了脖子。这些年来虽然睿亲王不在宫中，可是那园子却再没有人敢去，听说那儿一直闹鬼，小雪这丫头明知睿亲王回来了，不知怎么会跑去那儿……娘娘，娘娘您去哪儿？”

“主子等等我——”玉涵无力地看着飞身离去的泚清漩，狠狠地戳了戳英儿的头，“死丫头！让你嘴快！又不是不知道主子的性子，还不快去告诉皇上！”

寒夕洞不远处的小静亭，小雪的尸体已被人抬走，只剩几个大胆的丫鬟太监在这里清扫着血迹。

“太可怕了！睿亲王的手一伸，那血溅得满地都是，吓得我腿都软了……”

“明知道睿亲王最不喜欢人靠近寒夕洞，这小雪也真是的，没事儿跑来这里做什么？”

“可不是吗，前天她还嘱咐我，让我千万小心，没想到她自己……”

“你们说这睿亲王到底有什么本事，怎么这么大胆，敢在后宫杀人？”

“你这新来的，居然连战神的名字都没听过？睿亲王可是我们车珙国的功臣！”

“我当然知道，可这天下毕竟是皇上的天下，睿亲王这样也太不把皇上放在眼里了，毕竟是清漩殿的人呢！”

“清漩殿的人又怎样？听说睿亲王昨天还大闹封妃大典呢！皇上不但没惩罚他！还派人送了美酒伺候！”

“你们都是近年才入宫的，有些事儿，你们不懂！这睿亲王可是皇上的亲弟弟，兄弟俩感情一直很好，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三年前突然间就翻了脸，睿亲王自请出战，他前脚走，皇上立马就撤换了天阙殿里所有的奴才，听说那些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好恐怖……”

“娘娘！”眼尖的终于看到站在一边的泚清漩，吓得行了礼，匆匆而去。

在宫里讲皇帝和睿亲王的闲话，是要被割舌头的！

好一个大胆的睿亲王！

沚清漩越听越气，怒冲冲地越过小静亭便往寒夕洞去。

通往寒夕洞的路的确很偏僻，看小路之上落英满地就知道平日极少有人来。夹道都是山，怪石嶙峋，并无多的花草，小雪来这儿做什么？

悠悠寒意扑来，沚清漩突然觉得这寒意，很熟悉……

似乎有什么东西吸引着她的脚步一般，让沚清漩不由自主地往前走。

寒洞之内，晦暗不明，借着洞外斜入的光线，沚清漩看到那洞内寒池之上有一个半裸的男子正在练功，只是水气浮动，看不分明。

沚清漩的眸子闪了闪，战神吗？想来武功定是不弱。倘若力不能敌，那自然要智取了！

颠了颠脚下的小石子儿，沚清漩的唇角微微一弯，顺手便弹了一颗出去，准确地封住了封曜轩的穴道。

这叫先下手为强。

封曜轩倏然睁开眼——吓！这男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气势慑人！

“瞪我干吗？我问你，是不是你杀了小雪？”沚清漩被他的目光刺得有些心虚，却依然气势汹汹。

她是来报仇的！

他居然敢杀她清漩殿的人！居然敢无视皇上！

封曜轩又闭了眼，清冷地吐出四个字：“擅入者死。”若非记得她的脚步，她还没靠近就已经死了。

封曜轩这冷冷清清的态度让沚清漩不由怒从心生，好一个无理的家伙！

沚清漩的口气也不善了起来：“有本事你杀了我啊！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皇宫，是皇帝的地方，你也不过是皇帝的臣子，凭什么……”

沚清漩下面的话被一只大手狠狠地掐在了喉间，他、他、他不是被点穴了吗？

他的目光阴冷邪残，似乎还带着一种痛恨，沚清漩想，如果他的目光是剑，她便早已死了。

“别以为本王舍不得杀你，凡是背叛本王的人，都得死！”

大手一用力，沚清漩只觉得气息一窒，几乎昏厥而去，根本没时间去思考封曜轩此刻说了些什么。

然而，封曜轩的目光在暗沉流转之后，终于没忍心下手。感觉到颈脖间的力道终





于一点一点散去，沁清漩忍不住强烈地喘息。

鼻尖飘过的一缕清甜，让封曜轩的眸子微微一沉，刚刚放松的大手突然再度一把将她掐紧，不过这一回，他的力度控制适中，只是让她的身子刚好紧紧贴住她身后的石壁。

从她身上散发的如婴儿般的清甜味道萦绕在封曜轩的鼻间，如此熟悉……

封曜轩的眉头一动，似乎想到了什么，他紧抿着唇，狠狠地盯着面前的女人。当她的气息毫无保留地冲击着他的感官时，封曜轩突然一低头，封住了她的唇。

什、什么状况？

沁清漩倏然瞪大眼，这男人前一刻还想杀她，现在却对她……

她还没从窒息的惊骇之中回过神来，便感觉身体正处于冰火两重天——前面是炙热而坚硬的身体，身后是冰冷的石壁。

从小到大，她的生活中只有皇帝一个男人。封寄沁素来持节守礼，就算是夜宿清漩殿，也是分榻而眠，从未赤裸相对，可这男人、这男人居然……

他坚实黝黑的胸膛紧紧地抵着她胸前的柔软，让她头一次感觉到男女身体和力量上的悬殊。强大的震撼与惊愕让沁清漩的大脑一片空白，熟悉的气息瞬间包围了她，让她的身体也忍不住地轻颤。

昨夜，她似乎曾在这样的气息之中沉沦。

此刻，她意识未明，只能随心地凭着那气息再一次将她淹没。

封曜轩的吻霸道又深切，似乎想要从中印证什么，也似乎想在瞬间将她吞噬，他的一只手紧紧揽着她的腰，极尽渴望地搜寻着记忆之中的感觉，有什么在他的脑海之中一闪而过。

含香之毒

“主子，饭已送到了……”进入洞中的男子倏然间怔住了，眼前的一切让他觉得不可置信，王爷居然和一个女人……

这怎么可能！王爷不是最讨厌女人吗？

被人意外地打断，封曜轩似乎很不满意，暂时停止了动作，蹙眉低吼：“出去。”

仓促的脚步声远去，封曜轩的目光深深地凝视着怀中的女人，她眼神迷离，气息紊乱，柔润的小脸一片熏红，独有的清甜气息似有若无地萦绕在他的鼻尖……